

清末民初中國詩壇 (下)

易君左

風雲兩師弟：康有為、梁啟超

往年我遊西湖，上葛嶺，訪康莊，康莊即康有為的別墅。我看見這別墅裡佈置簡樸，灰塵甚多，問起閨者，知道南海先生久已不來西湖了，壁間所懸主人寫的一副長聯却使我油然而敬：「割據湖山少許，操草木鳥獸之權，是亦為政；遨遊世界無量，極水石煙雲之勝，聊樂我魂。」一股霸氣，飛躍紙上。

康有為是清光緒乙未年進士，官工部主事，如家週知，他是戊戌政變的主角。原名祖詒，字長素，號更生，廣東南海人，世稱南海先生。先代多宿儒，家學淵源，山川雄鬱，產生了這樣一位人才。照我國古書記載，凡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產生，必有祥瑞。相傳南海先生生時，家人奔走相告，屋內火光熊熊，鄰居還以為康家起火，半夜奔來灌救，及知是產嬰，都引為奇事。所以南海先生詩中有「大火赤流屋，子夜吾始生」之句。兩歲能識字，五歲誦詩數百首，六歲入塾讀四子書過目不忘。初對對子，師傅叫他對「柳成絮」，他就對「魚化龍」，口氣不凡，自命非池中物。八歲從祖父學做文章，有「神童」之稱。十歲讀完羣經，做詩尤有天才。十二歲觀端陽節

龍舟競渡，成二十韻，見者莫不驚服。這年有一首詩：「萬松亂布著仙居，絕好青山畫不如，我愛登樓最高處，日看雲氣夜看書。」

南海先生二十一歲時曾過香港，有詩云：「靈島神泉聚百族，別峯通電線單微。半空樓閣凌雲起，大海鯨鯨破浪飛。夾道紅塵馳繞繞，滿山綠樹浴芳菲。傷心信莫非吾土，錦帕靈幃滿目非。」從此詩看，他是坐了香港的登山纜車而寄感慨，埋下了日後變法維新的憧憬。到三十一歲，書法益進，虛拳實指，平腕堅鋒，有縱橫奇宕之氣。生平服膺張裕釗、鄧石如兩大書家，有「千年皖楚分張鄧，下筆蒼茫吐白虹」之句。三十三歲居廣州，梁啟超來問學了。到民國六年，南海先生已六十歲，賦自壽詩，有句云：「形容日衰艾，浩氣日壯厲」。烈士暮年，壯心未已。這年張勳復辟，找他任弼德院副院長，事敗返滬，深恨他的弟子梁啟超，有詩志憤云：「鴟梟食母獵食父，刑天舞戚黨守關，逢蒙彎弓等射羿，坐看落日淚潛潛。」把任公先生罵得好厲害。民國十年才到西湖營別墅，後來被杭州人士攻訐，便很久不回西湖。我遊時，人去樓空已多年了。南海先生死于民國十六年二月，任公先生輓云：「祝宗祈死，老眼久枯，翻幸生也有涯，卒免親斯民魚爛

陸沉之慘；西狩獲麟，微言遽絕，正想天之將喪，不獨動吾黨山頽木壞之悲。」

十年前我從香港回臺北，見臺灣父老中尚藏有任公先生詩稿墨蹟者，並讀了他的「遊臺詩」一卷，其中多懷婉語，不似平時詩歌的豪放。例如一些清麗的句子多帶幾分哀感。七言詩如「尊前相見難啼笑，華表歸來有是非。」「曹社鬼謀殊未已，楚人天授欲何如？」「最是夕陽無限好，殘紅蒼莽接中原。」「君家可有千年鶴？細語堯年積雪時。」「我本哀時最蕭瑟，更逢庾信一沾巾。」五言詩如：「此日足可惜，來日更大難。」「人生幾清明？明且成古歡。」「客館傳新火，家山界晚晴。」「事去勞精衛，年深失湛盧。」「薜蘿哀楚鬼，禾黍泣殷頑。」「零落中州集，蒼茫野史亭。」「一夢風吹海，無言月過庭。」雖甚懷惋，亦見才氣縱橫。

梁啟超，字卓如，號任公，廣東新會人，清光緒己丑舉人。戊戌政變主角之一。入民國，官至司法總長。民國八九年，我在北京常拜候他，在他和蔣百里先生合辦的共學社裡編書譯書。我生于戊戌政變那年，初見時對任公先生說：「公轟轟烈烈之日，我呱呱墮地之時。」任公先生大

笑。他常和先父們遊賞唱和，最為人稱道的萬性園修禊那一次，召集人即梁啟超，我至今還珍藏着當時的照片。

任公先生詠臺灣詩中，有「臺灣竹枝詞」十首，選錄四首如次：一、相思樹底說相思，思郎恨郎不知，樹頂結得相思子，可是郎行思妾時。二、郎槌大鼓妾打鑼，稽首天西媽祖婆，今生够受相思苦，乞取他生無折磨。三、教郎早來郎恰晚，都郎大步郎寬寬，滿擬待郎十年好，五年未滿怨心肝。四、蕉葉長大難遮陽，蕉花雖好不經霜，蕉肥蔗老有人食，欲寄郎行愁路長。詞前有語云：「晚涼步墮落，輒聞男女相從而歌，詳其語氣，惻惻然不勝其國風小弁之怨者，爲遺黎等哀云爾。」雖是竹枝詞，因任公先生遊臺而在日人統治之下，故有此感。

考任公先生在戊戌政變失敗之後，亡命日本，到辛亥革命正在醞釀爆發的那一年二月，才由日本來臺灣。三月三日，臺灣遺老百餘輩設宴歡迎于臺北故城的蒼芳樓，任公先生賦長句答謝，成七律四首，第一首是：「側身天地遠無歸，王粲生涯似落暉。花鳥向人成脈脈，海雲終古自飛飛。尊前相見難啼笑，華表歸來有是非。萬死一詢諸父老，豈緣漢節始沾衣。」他勾留臺灣兩月中，常住在在臺中霧峯林家的萊園五桂樓，每日與遺老詩人林癡仙、林幼春、傅錫祺、陳槐庭等唱和，詩酒爲娛。當時林獻堂還年青，却已受到任公先生的薰陶，建立後來在社會上的基礎。所以講到臺灣詩壇是與任公先生有深遠淵源和密切關係的。任公先生曾爲萊園名勝題詩，有兩首我

最愛：春煙漠漠雨蕭蕭，劫後逢春愛寂寥，誰道蜀魂啼不了，淚痕紅上木棉橋。（木棉橋）一灣流水接紅牆，自憫國陰納午涼，遺老若知天寶恨，新詞休唱荔枝香。（荔枝島）

伶官一知己·羅惇齋

羅癸公先生在民國十三年舊曆八月二十五日死於北京。名惇齋，廣東順德人。父名羅家劭，清同治乙丑進士，官翰林院編修，沈曾植、王仁堪等都出自門下，癸公先生生下一年，父親便去世。少年在廣雅書院讀書，後來從康有爲讀于萬木草堂，與梁啟超同學。晚年在清郵傳部做過小官。民國成立，任國務院秘書參議等職。一生官運不亨通，但以本身天才學力，加之名父名師，所以成爲一代名詩人。

逝世前二十日，手書遺囑，自定訃聞的格式：「顯考羅公癸公，悼於中華民國某年月日某處。」遺囑內容：「不着科名官職，前清已取銷，述之無謂也。民國未入仕，未受榮典，但爲民而已。如公府秘書、國務院參議上行走及顧問諮議之類，但爲拿錢機關，提之汗顏，不可涉及。」又自定殮葬儀式：「殮用僧衣最適宜，清制不適用，民國制殊所不喜，今生不能成佛生天，期之來生耳。」碑文式則爲：「墓碣書詩人羅癸公之墓，最好請陳伯嚴先生書之，不得稱清詩人，蓋久已爲民國之民矣。……平生文字皆不足示人，唯詩略有一日之長。……程君艷秋，義心至性，慨然任吾身後事甚周備。……甲子八月初四日晨，羅癸公倚枕書。」

癸公先生病劇留北京德人醫院，醫爲注射三百餘針，備嘗苦楚。在這樣時候，他還賦詩四首，寫醫治的苦痛：一、世人欲殺李太白，天意終存鐵漢樓，萬楚千辛都磨盡，又撐病骨入新秋。二、故人每悉音書絕，忽訝訃言已九泉，一客相存報奇事，又求遺墨海王村。三、吞針一鉢同羅什，袒背癰痕似郛公，今歲再蒙天所赦，自標新號署姓翁。四、平生自詡安心德，每爲嘖嘖損道功，今日病中才悟徹，萬緣減盡一心空。

果然，去世後，喪中一切都由名伶程艷秋主持。有人輓詩有句云：「亂世才人餘痼疾，衰時高義在伶官」。癸公先生晚年之遯跡歌場，不過消其胸中塊壘而已，故賦詩云：「吾生宇內成孤寄，頭白歌場自放顛。」程艷秋輓云：「當年孤子飄零，嚙實生成，幸邀末技微名，胥公所賜；從此長城失恃，自傷脆弱，每念篝燈製曲，無淚可揮。」陳飛公輓云：「比易哭庵後死五年，歌管泉臺，狂笑相逢武艷黨；先林畏廬早喪半月，僧裝詩墓，傷心唯有玉霜簪。」玉霜簪是程艷秋的书齋名。羅癸公培植程艷秋成名是衆所週知的藝壇佳話。

有一次，名旦賈璧雲，梅蘭芳、尚小雲、程艷秋、在癸公先生家裡聚餐，癸公先生有詩紀之爲人傳誦：「預借張燈作上元，爭看玉貌對清樽。人才此外應餘幾？春色今宵倍覺溫。何必軒車皆宿約，錯疑桃李屬吾門。平生賞俊無偏愛，醉把花枝與細論。」

羅癸公先生的詩，我最喜讀以下幾首，題爲「辛亥九月任公歸國至于遼東旋還須臾賦呈四律」

。這幾首詩，有性情，有肝膽，有氣魄，原詩如次：一、海東風急怒濤喧，馬角看君入國門。握手不知成涕笑，剖心寧暇說寒暄。頭顱十載江湖膽，烽火神州天地昏。急規危棋空袖手，祇應還臥舊邱園。二、須磨海畔千帆過，漆室憂天日萬言。淚盡精靈從化石，狂來詩卷與招魂。家雖踞地時親母，萬卷撐腸獨閉門。鼙鼓聲中驚起坐，殘山一角是中原。三、黨碑元祐新除籍，頭白東坡海外歸。威鳳羽毛宜自惜，屠龍赤手欲何之？蒼茫帝所鈞天夢，零落華年故國衣。黑水白山王氣盡，人民城郭是耶非。四、相期四印齋頭坐，翻躍雙濤閣上層。山鬼女蘿松下月，燉煌經卷佛前燈。百年此日並哀樂，一姓何當問廢興。歸去倘携三島月，海山雲氣夢飛騰。

讀這幾首詩，不僅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不是落後的，而且可以反映贈詩的對象是怎樣一個轟轟烈烈的人物。

我們細味瘦公先生的詩，覺得他相當達觀，到晚年才有憤世嫉俗的感慨，而一心一意培植一個後起之秀的名伶。如「病起作六首」中，有些句子，天真得可愛。「明朝有米無？此自明朝事，今日且飽食，萬事付美睡。」「平生不識憂，何者名爲苦？貧乃天所界，樂則吾自主。」「亂亦豈可避，時亦不必傷，熟看相斫書，亦互有短長。」「吾友有梁必，問我養心法，曰一切放下，此語至簡質。」「然而他就在病剛好時，「據案始獨坐，稍覺夜氣清」，而念念不忘的是「輟時逾數月，製曲恒自珍。」「他所珍重的自製歌曲，正是爲程艷秋而作的。此老與絳真不淺！

描寫景物的詩，清辭麗句，亦多可誦。如「登清涼山」一律：「煙靄林杪出雲局，欲挈江流赴石城。袖底三山收紫翠，尊前六代入空冥。一流向畫傷頰照，千規蒼茫贖此亭。收拾湖光從倦鳥，疎楊歸路帶寒星。」末句寫倦遊歸程，確係清涼山蕭蕭秋景。

瘦公先生同名詩僧八指頭陀寄禪上人，有深摯的友誼，一如先父。遊天童時，瘦公先生曾寄長詩與寄禪，寫天童山的風景名句，如「四山青濛濛，大竹森千畝。」「高巖恣萬態，妍枝無一醜。」「後來寄禪和尚圓寂，又有詩弔之。寄禪曾把宿天臺詩「袖底白生知海色，眉端青壓是天痕」，出示瘦公，蓋爲其最意句，不久即去世，瘦公先生弔詩有句云：「法緣彈指頃，歸雲無尋處，酸辛我豈免，亦曰有情故。」「尤見此老是一位多情的人，對方外交皆如此。

羅瘦公先生詩集係由曾剛甫選定，民國十七年刊行，名曰「瘦公遺詩」，復錄集外之可傳者別爲一卷，曰「瘦公集外詩」。

大膽批評時政：梁鼎芬

抗日戰爭前，我寓鎮江六年之久，常遊江心的焦山，至海西庵，每懷梁節庵先生的風骨以及他和先父的友誼。節庵先生名鼎芬，是嶺南大詩人，籍隸廣東番禺，清光緒庚辰進士，官至湖北按察使。他與我父同時爲張文襄公（之洞）的幕府，一時人才鼎盛。焦山的老和尚，還常常提起往年端方與梁鼎芬的遺事，因爲他們都是護法的大居士，受着僧侶們的愛戴。

節庵先生的詩，在海西庵時期下了一番苦功夫，進窺中晚唐的格調，出入南北宋諸名家。其詩品，充滿着超逸和悲慨兩種情感，因功力深到，偶然吟詠，渾樸天成。流傳的名句略舉如次：「到門驚老大，臨水與徘徊。」「纔見一筵笑，俄分百里天。」「腸急可以緩，花落還當開。」「百年紅燭短，一水夕陽深。」「花前絮後無人在，檢點青苔月色痕。」「客行頭漸白，人坐燭微紅。」「一水飲人分冷煖，家花經雨有安危。」「聞鶯未識誰家柳，臨水難回少日顏。」「園丁未服生疎鶴，春色猶妍老大藤。」「漸與世疎詩筆放，偶緣春好酒杯寬。」「衝船雙鷺去，列岫一亭收。」「事過百年人始貴，我無一物意還多。」「啼風一鳥驕，臨水數花語。」「千鍾百鍊，一字難易。

綿邈艷逸之作，我喜讀「春日園林」一首：「芳菲時節竟誰知？燕燕鶯鶯各護持。一水飲人分冷煖，家花經雨有安危。冒寒翠袖憑欄暫，向晚疏鐘出樹遲。不是無端感春序，樊川多日鬢如絲。」

小詩尤清婉可誦，如「秋懷」：「羈情了無泊，拋去又相尋。聞雁知兵氣，看花長道心。百年紅燭短，一水夕陽深。獨有雙龍劍，時時壁上吟。」如「獨夜」：「笛聲幽怨在天涯，但憶春時不憶家，一月照人凄欲絕，寺牆開滿海棠花。」

但此老之詩可愛處，乃在其沉雄慷慨諸作品。這些作品，古拙蒼涼，樸質真切，頗有老杜北征諸名篇胎息，工力未到，爐火未純，是不容易

寫出來的。例如節庵先生的「閩公謠」一首，即是傑構。這位詩人，因感於當時的戶部尚書閻某，在整理財政剔除積弊的施政下，連孤寡的口糧也要淘汰，以致貧民怨憤，遂替這般貧苦無望的可憐人民呼籲，說是可節省的國帑正多，何必向孤寡打主意。於是慷慨的吟道：「勇營耗天下，極費最北洋，江南多冗官，飽食不較量，省一營一官，勝如算批糧。」不裁兵，不裁官，而裁老百姓，而裁窮苦的老百姓，於是再歎息的唱着：「誰知道路哭，已掩日月光。」

詩人之心即赤子之心，是天真純潔的。對於一切倒行逆施或畸輕畸重的現象，予以毫無顧忌的大膽批評，清季詩人中能如節庵先生痛抨時政的，還不多見呢。

篤學的老詩人：沈曾植

前輩詩人沈子培先生，名曾植，號乙盦，故鄉是擁有南湖煙雨樓臺勝蹟的浙江嘉興，清光緒庚辰科進士，官至安徽布政使。

乙盦先生與同時諸詩人酬答的詩篇很多，現在只錄一首以見一斑，即「易實甫過談」二律之一：「萬首詩歌百卷書，南行落帽意何如？沙蟲變化朱顏在，服食從容素女俱。日歷目嘲寧自負，先生非有且非無。神仙到處成游戲，亦道長安不易居。」他的詩有一特點，因為精習佛典，詩中禪理不期而流露，例如上詩第六七句即是。他自己最得意的一首詩，也就是那首「病僧行」。其他諸篇，常夾有禮佛談玄的哲理，其例甚多，如「天香佛供垂垂見」（西園蠟花），「省得驢

入蟬蛻理」（絕句）等等。還有一特點，即喜用拗韻，如「病身更覺天宇窄，老眼不為蒲柳哀」、「衣冠書作木居士，簑笠歸來農丈人」等等。

乙盦老人曾說石遺老人的「詩學深而詩功淺」，詩學深指韻詩多，詩功淺指作詩少。他自己的詩，愛艱深，薄平易，功夫當然有，但過分錘鍊，有時反而不自然。那首「病僧行」就使我不能一口氣讀得下去。然而這位老詩人自有他的獨到見解，論詩宗旨，略見於其傑作「寒雨積悶雜書遺懷」一詩中，對於學詩感於三元（開元、元和、元祐）的主張，不以爲然，說這不過「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開埠頭本領」；對於後人強分唐宋更反對，所以說：「唐餘逮宋興，師說一香炷」、「強欲判唐宋，堅城捍樓櫓」。然而據我看來，乙盦老人的詩，還是宋味濃，唐味淡。

談理說教的詩，自易入宋人老白。抒情寫意，多本性靈，故往往有可誦之句。乙盦老人近體詩中，也有很多可傳之句。試舉數例：「客久諳船理，江清見鬢絲。」「秋心總在無人處，坐看鳬翁沒野塘。」「期與白鷗分片席，相隨黃犢度東阡。」「啼鶯春過柳飛絮，放鴨波柔船到門。」「（拗句）」「河山落日滄浪色，兄弟危時冗散官。」「春從天上來如夢，思發花前願不違。」「燕守空樑甘寂寞，鶯依晚樹話流離。」「寒花自咽霜前露，芳樹遙憐物外秋。」這些詩句，都清芬可喜。

這位老詩人本來不自以詩鳴，是一位篤學之士，博極羣書，熟於北魏遼金元史學輿地，與同代學人順德李文田、桐廬袁昶、論學最相契。張

之洞氏最器重他，延攬到武昌，是戊戌五月的事。香帥（當時對張之洞的尊稱）幕府中，一時名士雲集，如樊增祥、梁鼎芬、陳衍、和先父，及沈曾植來後，更形熱鬧，唱酬無虛日。做詩是屬於一時代的風氣，張之洞也是一位詩人而在上面倡導，不像後來封疆大吏之附庸風雅，所以黃鶴樓頭，詩星照耀，盛極一時。

金石書畫詩五絕：吳昌碩

我們只贊賞吳昌碩的畫，而忽略他的詩，突然獨造。吳昌碩，名俊卿，浙江安吉人，官不過做到一個知縣。刻有缶廬詩。缶廬詩裡的名句很多，舉例如：「離聲牆外禽，行色煙中櫓。」「人薄抱關吏，天憐識字夫。」「且題修竹去，一倚酒爐溫。」「月白淺斟酒，水涼深閉門。」「詩好偶然得，如琴難再彈。」「乞米腰難折，攤書志不貧。」「南宋一湖水，東風萬柳絲。」「石欹亭子破，山鏤夕陽平。」「簾捲花爭座，亭欹石攫人。」「綠竹滿庭日醫俗，青蕪作飲誰索租？」這些詩句都奇怪古僻，詩如其書畫，書畫如其篆刻，篆刻如其人。因為他造句力求奇崛，最羞雷同，故有光怪陸離之象。

石遺老人對吳缶老推崇備至，對缶老詩的批評是：「統觀全詩，生而不鉤棘，古而不灰土，奇而不怪魅，苦而不寒乞，直欲舉東洲、巢經、伏猷，而各得其所長，異哉！」又說：「書畫家詩，向少深造者，缶老出，前無古人矣。」

吳昌碩各體皆擅，我喜其小詩，如「太湖曉發」云：「野店投荒三四間，渡頭齊放打魚船，

數聲鴻雁雨初歇，七十二峯青自然。」到過太湖的就會知道這種美麗的景色。伍老淡淡寫來，真像一幅空靈而豪放的畫圖。

十年前我在香港，得到友人張一渠先生贈我一張伍老詩箋，詩書雙絕，信是晚年妙筆。伍老詩云：「詩才跌宕諧天風，又若江漢商朝宗，折之儼肱病醫國，疆其骨見刀藏鋒。石盃醉敢夢仙子，寸莖撞覺懸巨鐘。老醜嗟吾歌不得，一篷除夕遭吳淞。」也是一首怪詩，未入伍廬集者，書法尤奇崛，如老樹盤根。

又有「偶興」一首：「石頭奇似虎當關，破樹枯藤絕壑攀。昨夜夢中馳鐵馬，竟憑畫手奪天山。」直以詩筆作畫筆，突入超脫之境。其他諸篇，都不肯道常人語，所謂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者也。

吳伍老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，即江蘇常熟人的沈汝瑾，字公周，號石友，唱和多至百餘首，伍老為刻其詩十二卷。沈詩常雜諷刺與詼諧，短篇尤有趣味。如「熱甚蟬鳴聒耳戲作」云：「只在梧桐楊柳枝，聲聲叫徹夕陽時，置身高處稱知了，畢竟何曾一事知？」藉鳴蟬來挖苦高官。又如「戲昌碩」云：「求者多于鐵門檻，筆勢動如金錯刀，我有新詩使君寫，意氣亦足稱人豪。」露出書生清狂的故態。

驚才絕艷一詩翁：程頌萬

我最喜讀程十髮（頌萬）烟丈那首縱橫奇崛的「祭詩辭」，原詩是：「吾觀天地陰陽詩之消息，山嶽詩之骨，川瀆詩之血，風雲詩之精氣，霞

綺詩之顏色，星斗乃詩之光輝，草木為詩之毛髮。觸其聲兮金石鏗鏘，激其詞兮波濤鶴立。嗟汝神兮，或伏盪于愁城，或沉埋于酒國。或友麋遁跡于空山，或葬魚行吟于水澤。或玉妃捧硯以陳辭，或鐵馬橫江而弔月。羈懷浩蕩不自知，悲喜窮通忽交集。醉中筆撼五言城，興盡橫橫一斗墨。」這首詩載于所著「楚望閣集」中，集凡十卷，是壯歲居長沙時作品。程烟丈是湖南寧鄉人，初期為古樂府和六朝體，以及溫李昌谷，到「鹿川漁父集」出，風格一變，而成清新雅健，不是普通詩人所能學的了。陳石遺老人最佩服十髮翁的詩，曾說「子大驚才絕艷」，子大是程丈的字。

十髮翁做過湖北知府，晚年定居武昌，和先父先叔（順豫字由甫）誼如手足。先叔第二女即我的三姐是十髮丈的媳婦，我的三姐夫為上海名票程君謀。辛亥光復後，十髮丈住在他的學生們送他的一棟洋樓裡，在武昌度着悠閒的生活。我曾拜謁過三次，精神矍鑠，談笑風生，那時以詩畫篆刻自娛，兒孫繞膝，夫婦齊眉，有融融泄泄之樂。最有趣的是子孫們個個都對平劇有精深的造詣，並擅場面，世稱為「程家班」，不能唱戲只有我的三姐一人。

前輩寫詩，每喜驚新好奇，以見才力之雄，學識之博，像漢賦作家那樣。例如一首詩長數百字至千字以上，或全用排律，或限用一韻到底，還講究用僻韻，結果就不免有些勉强的地方，不是人在做詩，是詩在做人了。先父和樊山老人及十髮烟丈諸前輩，即有此嗜好。如十髮翁的「和

中實（即先父）無題詩四百三十五字平仄體用一送原韻」，雖不能不使後學驚佩其天才與學力，但像這類的詩，粗粗看去，不過一堆辭藻的積累，細細讀來，也覺得沒有什麼生命的活躍力。我倒喜歡程丈的那些小詩，那才是活潑的詩作呢。

例如「秋月」一首：「新月似簾鉤，關河怨早秋。人隨孤雁遠，星雜亂螢流。樹影圍荒堞，笳聲繞驛樓。稀衣宵羅徑，牆籜況颼颼。」寫秋夜的清涼幽靜和離人的愁緒，非常細膩。又如「冶春絕句」一首：「細雨如煙昨夜樓，曉來殘夢在簾鉤，小桃低垂闌干角，燕子一雙人對愁。」寫春景如畫。又如「湖上草堂雜詩」四首之二：「月觀風亭一倍新，六龍迴憶翠華春，隋家隄畔無情水，流過紅橋不見人。」「廣陵城下又殘秋，白舸青琴共一樓，買取鱸魚渡江去，暮帆紅樹出瓜洲。」寫維揚景色清麗可誦，可亂漁洋。十髮翁又有兩句詩：「餘生賸作重陽客，抵死功開一境詩」，後句談他晚年的詩作，風格迥異于以前。

詩壇天捷星：趙熙

我在抗戰時期的重慶參加過一次歡迎趙堯老的盛會，地址在于右任院長寄居的康家，于先生的詩當專題敬寫。那時堯老已是七十餘高齡，體力已差，走路由家人扶持，但精神健旺。趙堯老名熙，四川榮縣人，前清光緒庚寅科進士，做過御史，號香宋，世稱香宋先生。

趙熙的詩，由於詩才敏捷，一下筆便是百數

十韻或數十首，造詣在唐宋之間。而且每一首詩，幾乎都有一兩句精粹的語言。石遺老人曾評堯老的作品，以為「能兼其鄉人文與可，唐子西、韓子蒼所長」，備加推許。梁啟超對這位老詩人也敬禮有加，友情甚篤。在任公先生詩中，常有寄懷趙堯生的篇什，且多長篇，例如有一篇的題目是：「庚戌秋冬間，因若海納交于趙堯生侍御，從問詩古文辭，書訊往復，所以進之者良厚，顧羈海外，迄未識面，輒為長謠，以寄遐思。」又有一詩題為：「寄趙堯生侍御以詩代書」，也是長篇。不但詩好，詩中充滿了熱情，這是梁詩的本色，因此也可以看出趙熙本人及其詩均為世推重。

堯老詩各體齊整，我愛讀他的兩首詠物七律。詠榆錢云：「春風何苦戲貧家，重疊空階似落花。小樣故應天上種，何人私向杖頭誇？圓于荷葉驚春水，鑄就僧年老鬢華。莫為綠陰嫌掃地，玉門消息不如它。」詠柳花云：「薄命東風祇自嗟，年年飛絮滿天涯。馬頭春色人千里，笛外萍踪水一涯。吟入謝娘空作雪，逐來張俊久無家。人生祇有秦關遠，豈獨飄零是柳花。」二詩寄託遙深，情辭清麗。

堯老遊四川名山大川的詩，佔他的「香宋集」重要部門。這些勝蹟，也都有我的履印，所以讀他的詩，感到非常親切。如詠巫峽：「巫山峽裏玉清冷，人在冰壺一色青，水響猿啼神女怨，雲晴雨淡楚王靈。」詠薛濤井：「春水依人萬里橋，枇杷門巷倚晴泉，井泉染得花箋色，便恐桃花是薛濤。」詠烏尤山：「烏尤雨過水鱗鱗，紅

葉無風祇是春，畫出襄陽歸意冷，一船山影坐詩人。」詠峨眉：「藥池仙綠草萋萋，澗罷香痕翠鳥啼，一去裴姑人不見，海棠紅遍寺門西。」

此老詩中，不多見牢騷語、窮愁語，毋寧說帶有若干幽默感，如題白霞居士（程伯霞丈）精忠翠柏圖開首二句即：「去年我賦精忠柏，別後中華變民國。」又題白霞圖：「白霞心在霞深處，夢中亦向蘆花住。」甚見風趣。然而入老隱居故鄉，自亦不能無感，有詩云：「五更殘夢燕山外，一枕聽潮歌浦前，南北相望天萬里，老逢歲暮計蒼然。」言為心聲，情見乎辭。

詩是時代的反映，我們從趙堯老的詩裡，可以看出民國以來四川軍閥混戰的影子。趙堯老是榮縣人。一次，四川軍閥在榮縣開火，雙方將領相約不在東門附近巷戰，免使趙堯老受驚，大有「黃巾不入鄭公鄉」之概。當時趙堯老曾紀以詩，如「飛機」云：「非關玉貌坐重圍，鄉土尋戈孰是非？也湊山鄉開眼界，蜻蜓小影半空飛。」如「大雪」云：「西北連天戰血紅，窮檐四壁不遮風，那堪寒餓衣囊絕，僵臥荒山夜雪中。」他這些描寫內戰爆發的詩句寫給友人費範九，信上有一段說：「敝縣山區，此次兩軍將近三十萬人，即食粟亦愁竭澤。而空中飛機翔舞，地上火器之利，一鐘輒死七八百人，兩軍傷亡約五六萬人。以蜀史論，誠空前大劫也！不佞幸為兩軍上將維護，門以內書硯秩然，不知有事；然坐砲海中，彈聲如雨，頭上如鵝鳴之鳴，機關鎗，迫擊砲，城中巷戰，僅大半日，山搖地動矣。」

趙熙詩才敏捷，錢基博在「現代中國文學史

」中推許備至，說「同輩樊增祥、易順鼎、陳三立外，莫與比捷。」例如有一次，江西名詩人楊增華（昀谷）改官將到四川，趙堯老立成竹枝詞三十首，陳石遺老人見而愛之，請書一橫幅見贈，又續書四詩。詩力湛深，蒼秀密栗，脫口而出，不加錘鍊，皆為好詩。又工書，取法晉唐，姿媚中有遒勁。晚年對川劇會加編訂，如「活捉王魁」改為「情探」，劇詞雋雅，傳播川中，譽滿藝壇。曾自述：「三十以前學詩，三十後，專治小學古文。年近五十，又學詩。文章高下之境，一一懸量胸中，求以自立，乃如世之馳逐虛聲者，正墮苦海也。」所說「求以自立」，即是學詩的真正境界。汪國垣的「光宣詩壇點將錄」，把「天捷星沒羽箭張清」來比擬趙熙，與陳壽壽、曾習經、沈瑜慶、左紹佐、梁鼎芬、俞明震、沈曾植等同列，並附註云：「堯生詩蒼秀、密栗，成之極易，其遣詞用意，見者莫不以爲苦吟而得，實皆脫口而出者也。石遺、昀谷咸極推服，張清一日連析十五將，日不移影，堯生有此神速。」

詩人之鄉的畫人詩：林紓

畏廬老人林紓的詩是畫人之詩，如「雜題之一」：「水樹蕭蕭弄薄寒，哦詩假熱碧闌干，江南江北多紅葉，畫與詞人一路看。」那「假熱」二字俏皮得很，而神情如畫。如「爲太夷作畫」之一：「曾從留下過秦亭，無數雲松作隊青，飯飽僧寮無別事，長廊坐着少微星。」寫悠閒的詩意也像一幅畫稿。「題畫」十首絕句，有兩首是

題自己的畫，爲我所愛讀；其一爲「粉本新翻戴鹿牀，碧雲搖曳竹間莊，故居憶在蓮塘路，盡日楊花入草堂。」其二爲「老樹無聲水不煙，危峯一白欲窮天，任他傲骨寒威重，不到袁安臥榻邊。」本來是一位名畫家，自然於詩中有畫。他的詩並不多，自稱入晚年才專學東坡和簡齋二家七言律，實則絕句很美。往往在絕句中表現的，不僅有山水之樂，而且寄託遙深，餘韻悠然。例如寫西湖美景，有云：「我自關心南宋局，勞人祇說重西湖。」又云：「江左已成藩鎮局，臨安是否屬錢鏐？」

林紓字琴南，福建閩侯人，前清光緒壬午舉人。有清一代，福建是詩人之鄉，但薰猶不齊。林紓和同鄉的老詩人鄭孝胥、陳衍往來頗密，唱和更繁，有「寄石遺福州」一首長詩，對鄭陳之詩有所批評，但備加推許，最後說：「同謬獲二妙，襟靈冠閩族，韓孟真雲龍，拭目看追逐。」以韓（愈）孟（郊）期鄭陳，而自己則擬蘇（軾）袁（枚）。「春日齋居」一首，雜之隨園集中，幾莫能辨：「燕子飛飛傍小堂，沉沉不放出簾香。却經寂寞生詩思，漸近清明見海棠。酒盞固難離客子，錫簫還自憶江鄉。地爐撤後羊裘解，坐覺牆西日影長。」一見而知爲北方情調，江南無地爐，閩粵難着羊裘也；畏廬老人住故都最久，雖詠北方風光，而詩中並無幽燕氣。傳誦的名句如：「田水赴溪微作瀑，露螢過竹遠疑燈。」「響泉墜澗前溪應，危徑穿山積綠分。」「紅藕香中憑水檻，綠蕪盡處出西山。」「獨樹臨溪迎雨勢，亂螢入店聚燈光。」「溪水還留曾照影，櫻

花久作避人香。」都可以由他自己作爲畫的題材，淡淡數筆，就可以描寫出來，而且這些景色都是屬於天南的光采。

這位老詩人老畫人是了不起的翻譯大家，又是白話文的堅強反對者。老年落寞，寄寓京華，感慨無窮，在「偶成」一詩中，有句云：「不期今日天還醉，敢厭勞生老未休。」另一翻譯界的巨子嚴復也是一位詩人，也是福建人，八閩多才士，可惜流品不純。

近人佳句摘錄

近人佳句，雖吉光片羽，然棄之可惜，擇錄如次：李佳：亂山分月夜，小閣聚江聲。江淮亂後半新樹，吳楚南來多好山。燕子一家新有主，落花三月不成泥。周達：胥山青入遊吳屐，隴水寒于出塞詩。張羅已失南山鳥，飲酒何關北府兵。沈復：山鍾流韻遙穿樹，簫露吹香暗濕衣。天好似催燈上市，人歡休更酒論錢。常有景光憑意至，不妨世事與心乖。陳衍侯：嘆痕曲折環山合，月意模糊隔樹看。林學衡：小別已成來日感，相親猶是往時心。泥崩幕燕終同盡，雨定池蛙各自喧。劫後中原成戰國，眼前人物幾殘唐。郭則壽：路人如我蕭閒否？高柳臨春勁瑟然。昨夜珮環來洛浦，一時車馬滿長安。王我臧：落花中酒去年病，啼鳥勸人三月歸。鄉味關心婪尾筍，家書頻戒雨前茶。王景：一鳥乍從深竹出，孤花欲倩短牆扶。山泉氣壯來羣馬，野樹根枯立半人。卓孝復：淮海冬深難得雪，吳淞江好苦無山。莫對新亭揮老淚，偏從雁岩隱吟身。何振岱：鐘定

聲依無際水，詩成意在欲開梅。片雲孤往如人意，低雁誰邊落暮愁。鄧方：鶯花話舊張三影，詞賦哀時郭四朝。一城花月庾開府，兩鬢江山趙倚樓。黃節：原草漸黃人亦瘁，霜花曾雨晚猶存。意摧百感終橫決，天壓重寒似亂原。林葵：鄉信未開參喜懼，客邊無事不艱難。家貧最苦無昆季，親老何堪久別離。高鍾泉：好書久借緣多病，舊句頻刪厭說貧。柯逢時：人因花起早，天以鳥鳴春。張元奇：君房天下妙言語，大范胸中皆甲兵。劫後瘡痍人望歲，軍前笳吹氣如山。梁炎：憂時滿紙淚，孤坐四圍山。清陰酬我兼春閨，古樹如人謝剪裁。曾廣鈞：酒入愁腸惟化淚，詩多譏刺不須刪。宅臨巴水憐才子，村赴荆門產美人。徐珂：無中閑耳千般有，閒裏尋詩一晌忙。好音娛客一鶯囀，暝色戀人雙蝶飛。周行原：蟹肥秋自瘦，蟾缺暈逾圓。收來隴嶠蒼蒼氣，盪作海濤澎湃聲。三多：雲環瀚海東西白，嶺界胡天內外青。萬年王氣無邊紫，一髮天山未了青。壽富：浩劫華夷同苦毒，危時仕隱兩艱難。萬樹露光當日浴，滿林春色爲霜留。楊增華：恩仇並世悲牛李，文字西行重馬楊。抽刀斷水羣鯨泣，倚杵看天萬鬼瘡。桂念祖：詩心淡後無奇句，世事談多有淚痕。陳敬：老樹殘花殘雪在，懷垣忽絮夕陽明。片雲出岫難成雨，孤日行天忽貫虹。胡朝梁：芳塘半畝水清淺，茅屋一間人兩三。有時脈脈簾垂地，一任青青草滿階。楊毓璣：一燈入夢重城隔，萬淚當前細字知。簾外舊陰三月半，鏡中孤瘦一春強。如果選來寫對聯是再好沒有了。

(完)